

曙光拾贝

给秋天的文字

秋之一角

◆泽国中学 金利英

秋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抵挡的。前几日,路过公园,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仔细一闻,居然有桂花的香味。丝丝缕缕的,但确实就是这个味。桂花开了,秋意就更浓了。再过几天,乡间的桂花都齐刷刷地怒放。一时间,到处都是浓浓淡淡的桂花香。香喷喷的秋天悄然而至。

小区里有好多桂花树。这些桂花树在小区没建成之前便开始被种植、被修剪、被移植。最后几经辗转扎根于此也不下十几个年头了。树盖如冠,叶片稠密,夏季成荫,秋日添香。在老人的陪同下,有几个小朋友结伴跑到桂花树下玩。风吹来,这些魁梧的树就下起一阵一阵的桂花雨。红红黄黄飘零着的桂花轻轻撒在孩子们的头上、鼻子上、肩上。更小的孩子摊开胖嘟嘟的手掌,踮着脚尖去接那一瓣一瓣的雨滴。风歇息时,桂花没舞几圈就结束了,最终落在蓬蓬松松的秋草上。草还是绿的,干燥的绿,只是叶片的边缘有一丁点的焦黄,根部有些许灰白。那些橘红的桂花依偎在草片上,还惬意地做着前世的梦;活泼一点的便随风跳跃到路边,有幸成为来年的花肥或是过客脚底片刻的烙印。

有心的采花者拿着一把掸子,轻轻一甩一抖,水泥路上平铺的半干的桂花就相聚一堂,远远也能瞧见一地金黄。更有心思者,就在桂花树下倒撑起一把大伞,或铺一地油纸。使点劲,摇一摇树身,人工桂花雨下起来了。不过,这种强加意志的做法可能会遭到一些花木爱好者的鄙弃,但总有人乐此不疲。这可能也是桂花一种不错的宿命。

在这样的时节,牵牛花开得格外卖力。清冷的早上,就有它们忙碌的身影。牵牛花紧紧缠绕在倾斜着的电线杆上,尽情地舒展,一圈一圈的蓝紫色很有规律地点缀着坚硬而纤细的杆子。叶子上还沾着昨夜的湿气,花朵已高高举起。这些小喇叭心无旁骛又若有所思,稳稳地仰望着秋日的天空。周围其他的野草对此爱理不理的,任凭自己邋邋遢遢的容颜接受季节的碾压。不过,到不了夕阳西下的时刻,牵牛花早就蔫蔫的了。但也无妨,毕竟,每一朵牵牛花还有多个秋天的早晨可以挥霍。所以,当万物慌乱中收敛起盛夏的气焰时,牵牛花看上去却是淡定而从容的。

附近的几棵向日葵已被收割,只剩下腰斩后枯黄的茎,孤零零的。旁边的扁豆一扎接一扎地生,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,密密麻麻的,似乎冲淡了些许寂寥的秋意。

小雏菊从夏开到了秋,不管有没有人欣赏。

秋风再起,桂花就快落尽了,牵牛花悄悄隐退了,小雏菊固执而无力地守着尚且完好的花瓣。忽然间,一瓣花摔了下来,来不及踉跄,落入尘土中。风,继续行走。

又闻桂花香

◆市九龙学校五中校区 赵佩蓉

寒露前,晚来容易起风,裸露的臂上会感受到丝丝凉意。几阵风过后,会捎来北方降温的一点消息。某一日起来,就会惊喜地发现:小城甜香弥漫,在温煦的空气里,拂不散,抓不着,偏又丝丝袅袅地缠人。

这些暗香,来自桂花树。

《山海经》里说,招摇之山,临于西海之上,多桂。其实,我所居住的小城遍植桂,屋角庭院、道旁水滨到处是桂花树。桂花飘香的上午,喜欢沿着河滨走一走。旭日情深意长地悬在仰瓦山的岗上,慢吞吞地爬。映着光芒的东月河,潜藏着在淡金色的光晕中。水岸,一溜就是一溜桂树。桂树四季常绿。虽已入秋,涂了蜡似的叶子依旧呈现浓厚的苍绿。最初,在密叶间,含苞如金粟,隐隐放出香息。倘若平视,虽竭尽目力而不得见。

一场明显的冷空气之后,那些碎花紧贴着枝干,从闪烁着革质光亮的对生叶下冒出来。倘从单朵看,桂花并无出挑的姿态,花瓣成十字,简单展开。但是,桂花胜在繁多。眉清目秀的花簇,生于叶腋。小风过处,细碎的花瓣,窸窣窸窣地落,好像无数个独立的点,在低空连缀成线。睽违已久的飘逸感,给我们的视线制造小小的蛊惑。凋零之相,并不一定和凄寒酸楚联系在一起。那幽香,追着脚步,一阵一阵地送过来,让你疑心,涂抹了独在上海老城隍庙有售的谢馥春香粉的美人,正步步生香地走来,让人想起“共道幽香闻十里,绝知芳誉亘千乡”的溢美之词。

老远看见一个妇人,挥着竹帚,那样子特别专注。走近看时,是一个穿着橘黄色马甲的中年清扫工。我了解,小城的清扫工,基本是外省籍的。她(他)们骑着三轮车,早出晚归,在指定的区域负责打扫清理。“香,实在是香呀,都舍不得扫掉。”我经过的时候,她咧嘴说道。“早上在地上仰撑了一把伞,积了一层桂花呢,都是金红金红的,一沾手就香。”她主动说起。这一次,我停下来,细细打量她:半旧格子块布帽下,一张黑黄的脸。面皮似干瘪水果表面的皱缩。颈纹显著,圆弧向下垂成三条线。那是烈日风尘催逼出来的深痕。正如桂花树,皮粗而糙,纹理如犀。她拄着扫把,仰头对着纷纷飘落的桂花雨,深深地嗅。“有时候太累了,就闻闻花香。”她告诉我。那一刻,谋生的苦活不再显得狼狈。正是缭绕的桂香给平庸乏味的生活吹过一阵抒情风,让倦怠的身心意外地舒展一下。

桂香,可以满足口腹之欲。江南深秋,天易暗,一室清寂。夜读昏沉时,常煮板栗。扁圆的板栗,对切成十字口子,置锅中,撒些许桂花粒,隔水蒸熟。尚有热气在曼妙地舞蹈,深红色的板栗,得了水汽的滋润,温婉可鉴。吐露的明黄果肉,沾着赭色的桂花粒,是寒夜的暖色基调。撮一粒在手,热乎乎的。于唇齿边,嗑开外壳,浓郁的甜香充盈。板栗肉质本糯,经过桂花提味,甜中带香,香中见甜,不光驱走倦意,连薄凉的天气里都有了暖意。

桂花之于我,还是一种关乎情谊的礼物。那年岁暮,病休居家。赖姐知悉后,特邮来三瓶桂花蜜糖。她说,桂为百药之长,性温,桂花蜜糖泡水喝,可暖胃散瘀。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三个玲珑的玻璃瓶,粘稠的蜜汁裹着花粒在流淌。要经过多个琐杂的程序,才能成就这一份馈赠呢?取一块干净的纱布铺在桂花树下,待桂花飘落,光拣弃变色的残花和短小的花梗,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。新鲜的桂花,有涩味,还得用盐水清洗,再阴干。最后,一层桂花一层白糖,直至瓶口,压紧实封。赖姐在上班之余,还有亲人要照顾。在一地鸡毛的庸常中,照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敬意,每年都不厌其烦地腌制桂花蜜糖,分赠给亲友。这份温暖的情谊足以慰藉心灵。煮汤圆时,喝开水时,我喜欢放一勺桂花蜜糖。寡淡中透露出隐约红黄色,桂花粒迅速提升了汤水的颜值。那甜蜜的芳香,每每让我感激赖姐的绵长心意。



泽国三三八(2)班 阮宸韬 绘图

栾树

◆城南中学 罗映雪

秋风起,秋雨落,秋意浓。趁着天晴,我们一起去拜访栾树吧,栾树是这一季的主角。那树端盛放的一簇簇鹅黄,一束束红色,点亮了我们的眼睛,南中的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

曾记得去年此时在三楼的油印室里,透过窗,看见那些随风摇曳的明黄,眼前一亮,不禁赞叹:“这树开的花可真独特!”那时,竟不知道这就是栾树。去年此时,步履匆匆,不曾为这花而停留。这学期换了办公室,每日从那几棵树下经过,那铺了一地的细碎的黄,如桂花般清新、明艳。我不由得驻足仰望,绿色的叶、嫩黄的花迎着朝阳,映着蓝天,令人心旷神怡。那一刻,我才知道,原来这就是栾树。看着这美妙的树,深深呼吸着,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教室,元气满满的一天便开启了。

这些日子秋雨阵阵,遍地落花。那花儿太细小了,长在树上总以为是刚抽出的嫩芽新叶。当你细看,那簇拥在一起的花儿有着金黄的花瓣,中间缀着一小点红蕊,小巧可爱,惹人怜惜。花还未落尽,有些果子便迫不及待地探出了头,它们不断地变着戏法,刚看着是青绿,再看已绿中泛白。而后,满树挂起了红褐色的小灯笼,异常醒目。那红可真特别,不是粉红,也不是艳红,毫不张扬,蕴含着秋之静气。我总以为那一盏盏小灯笼就是花,哪有果子美如花呀?当你抬头仰望,一树的青绿、嫩黄、红褐错落相间,相互映衬,欢喜也便落在了心上。这一棵棵开花的树,可真是独特。秋风飒飒,小灯笼纷纷摇落,只希望觅得一个好归宿。孩子们捡起那小灯笼,细细观赏。吃货们说,这不就是杨桃吗?有些孩子将它放在手心,不由赞叹道:“多么精巧的艺术品呀!”

栾树,长在不起眼的角落。当它不曾开花时,就是那么普普通通。然而,一到属于它的季节,便极力展示它的奇妙,它的绚烂,给人以震撼。不断沉淀,才能绽放生命的力量。

